



看戏要看“连续剧”，下棋得学“升官图”

过去的山东人 拿什么娱乐

过去看戏
也有“连续剧”

京剧“夜场”
比如今夜生活热闹

在今天的济南、青岛等城市，年轻人时常抱怨每晚十点商场就关门歇业，而在过去的城市生活中，别看没电，夜生活要比现在丰富得多。

无论济南、青岛还是济宁，各种地方小戏，说书场占据着城市夜生活的重要位置。在鲁中地区，山东快书最为普遍。而青岛和济宁的风俗比较独特，济宁人颇喜欢河南豫剧，而青岛人则喜欢听齐河大鼓。

说书场里只有长凳，听众要想听得舒服一点，还是要到茶社里。茶社是听戏的地方，台下都是方桌，三面坐人，一面对着戏台。更大一点的是戏园，大家去听戏，一般不用买票，而是看着茶牌，点上一壶茶，要一碟瓜子，便可以听戏。

喝茶听戏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。在影视剧中，到戏园子里听戏喝茶的大都是达官贵人。不过，付不起茶费没关系。在茶社或者戏园子的舞台周围，还有一圈站票，俗称码票。

开场前三十分钟，戏园子要打头通鼓，开演前则要打三通鼓，告诉往来的客人要开始了。第一场叫作帽戏，或者垫场，都是些年轻不知名的后生去演。因为晚上开戏一般在六点，而那时茶客和达官贵人还在饭局上没来，但花辛苦钱买码票的戏迷们已经来了，戏园子为了让“码票们”有戏看，也不让茶客们错过好戏，于是才有了垫场。

过去一场大戏要从晚上六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，长达五个小时。其中除了垫场，还有中轴。中轴一般是一段武戏，因为演出到了七点半，观众们已经有点疲劳了，需要一点刺激。

最后一出大戏可不是人们习惯说的“压轴大戏”，而是“大轴”，压轴戏是倒数第二场戏，也是最难的一场戏。因为到了倒数第二场，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多，如果倒数第二场戏不好，观众就要“抽签”（早离开）了，但是如果提前让主角上场，又可能盖过最后一出大轴。

在近代青岛、济宁、济南，戏园子尤其多。青岛可以容纳百余人的茶社不计其数，300人的小戏园子就达30多个。此外还有可以盛下3000人，拥有三层观众席的全国第二大戏园——大舞台，解放后更名为永安戏院。1927年、1936年，已经成名的梅兰芳曾两次来到青岛演出，而其间到此的名角更是数不胜数。

数字或许能解释一个城市为何可以承载如此之大的娱乐产业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，青岛城市人口仅40万人。抗战爆发后，由于青岛被日本侵略者作为后方基地，这里也成为山东各地地主、富农、达官显贵们的避难所。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，青岛总人口已达到80万。

一碟瓜子，一壶好茶，点上一袋烟，再听上三通鼓点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这是近代山东茶社、戏园子里常见的一幕。不过，要说咱们山东人过去是怎么搞好文化娱乐生活的，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了的。从淄博踢出来的“蹴鞠”，到近代青岛的“连台本戏”，出身于孔孟之乡、礼仪之邦的山东人其实很有自己的娱乐兴奋点和文化深度，如今探究起来仍然值得当代后生们细细品味。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实习生 董兴生

清幽的庙宇
藏着游乐场

现在人们春节常玩一些室内游戏，如麻将、打够级等。虽说够级是解放后发明的，不过，古代也有介于扑克和麻将之间的游戏，名叫“叶子牌”。顾名思义，每张牌大约有柳叶大小，宋代就有记载，人们把牌放在手里，看起来像扑克，但是游戏规则像麻将。

它之所以流行，原因是比麻将便宜。“古时候麻将都是象牙做的，普通人家根本买不起。”原山东群众文化学会副秘书长孙晓说。

此外，人们可以集中娱乐的地点还有定期的庙会、市镇周边的集市，以及运河岸边的码头等。“像现在青岛的糖球会，其实是为了纪念鲁班，只不过那时恰逢山楂大量上市。立春以后的正月初九，是玉皇大帝的生日，这一天前后，胶东地区萝卜上市，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萝卜节。”鲁海说。

现在的寺庙都是修心之地，林苑森森，而历史上的庙宇大都是娱乐业繁华之地，甚至还是市场。

打开山东省文化厅的史志板块，集中在明、清时期，德州药王庙、城隍庙、火神庙等都有民间说唱艺人演出。许多老济南人说，济南趵突泉旁的吕祖庙过去也是一个游乐场，说书唱戏、拉洋片、耍猴、打残局的艺人们占据了整个庙。趵突泉泺源堂前的望鹤亭、观澜亭也曾有梨花大鼓“四大玉”登台献艺。而泰安的岱宗庙前，也是民间艺人的集散地。

鲁海说，由于过去从事娱乐业的人大都被称为“下九流”，总是希望找到一些免费的场地演出，于是庙宇就被选中了。

一边压跷跷板
一边“反腐”

提起古代山东人的娱乐方式，人们难免会想起影视剧里宫廷贵人和文人墨客吟诗作赋、对酒当歌的场景。更有外地人琢磨，一向严肃认真的山东人，历史上能发明什么有创意的娱乐方式呢？

其实，3000多年前的大都市临淄就把足球一脚踢出了名堂，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“田忌赛马”也侧面告诉我们，如今人们的一些高雅娱乐项目，其实都和古代山东人有着一些关系。

抛开达官显贵们的娱乐方式不提，迄今可以计算出时间的民间娱乐方式当数“荡秋千”，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记载，距今至少3000年。

古代，荡秋千曾是小女孩们一年一度的专属游戏。相传每年四月清明节，来荡秋千的只限于迈出大门的大家闺秀，男人们则负责推秋千。大家闺秀荡起后，长发和衣服随风飘舞，颇有仙女气质。后来，明清时有人总结古代女子的休闲生活便是：一月踏雪烹茶，二月赏灯猜谜，三月闲厅对弈，四月曲池荡千。

或许是姑娘们荡秋千颇为养眼，唐朝人们还给这个游戏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：“半仙之戏”或“半仙之术”。为啥呢？原来在古代秋千高度可以达到两三丈，相当于两层楼高，荡秋千的人可以“平飞”到秋千的最高点，这对于没有飞机的古代来说，离地“三尺三”就算是“半仙”了，加上句古话“头上三尺有神明”，“半仙”美誉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今年83岁的青岛市图书馆原馆长鲁海说，在青岛，荡秋千在渔民聚居的三个麦岛比较兴盛，荡秋千正好可以锻炼人们的胆识和平衡技巧，也算寓教于乐了。

除了荡秋千，流行较广的游戏之一便是五子棋，过去则称为“两块吃一块”。达官贵人有专门的棋谱，普通百姓则是在地上画一个棋盘就可以玩了。而比五子棋局稍微复杂一点的，是古代的“大富翁”。今天，人们喜欢比拼谁走得快、拿得多。而过去山东人玩的“大富翁”名叫“升官图”，这个游戏可不是比拼财富，而是比“功德”。

在一张印好的木刻棋盘上，从低到高分别印着白丁、秀才、举人……直到走上仕途之路的县令、知府，最高的是大师太保，这些“仕途”名称在纸上成圈排列。每个人都有个代表自己的棋子，可以是扣子，甚至可以是一个小土疙瘩，然后轮流拿着一个一头重一头轻的“捻捻转”，在标有功、德、庸、赃四面的四方棋牌上转，最终“捻捻转”倒在哪里，就意味着可以走几步。

“一般来说，功是升官的最多，庸是不上不下，赃则要后退。”鲁海说。“这个东西既增加了知识，也从小教化人们进取向善，不要贪赃，这是一个很流行也很有意义的游戏。”鲁海说。

其实，今天的很多游戏，都可以在过去找到雏形。在胶东地区，有一种称为“扛杆”的游戏，也有些地方称之为“脏官”，其实是一种跷跷板游戏。只不过坐在跷跷板一头的一个人扮演脏官，画着小丑的脸，另一头则是百姓。“掀他！”每压一下，旁边就有人喊，“他贪赃枉法。”这种游戏苦了“脏官”扮演者，一不留神就被掀了下去。

文化人

齐鲁晚报

B05

齐鲁再发现

编辑：王娟 美编：石岩 组版：韩丹
2014年9月14日 星期日

